

省登字
选编

贰零壹陆

2016年 中国青春文学精选

▼
省登字
选编

▼
2016年
中国青春文学精选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016 年中国青春文学精选 / 省登字选编. -- 武汉 :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7.1
(2016 年选系列丛书)
ISBN 978-7-5354-9311-8

I. ①2… II. ①省…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
作品综合集 IV. ①I21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78724 号

责任编辑: 曹 程

责任校对: 陈 琪

封面设计: 泓润书装

责任印制: 邱 莉 胡丽平

出版:  长江出版传媒 |  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 430070

发行: 长江文艺出版社

电话: 027—87679360

<http://www.cjlap.com>

印刷: 湖北知音印刷厂

开本: 70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 15.5 插页: 2 页

版次: 2017 年 1 月第 1 版 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 210 千字

定价: 26.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举报电话: 027—87679308 87679310)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目 录

- | | | |
|-----|-------------|-------|
| 001 | 春末十月 | /王璐琪 |
| 009 | 四季是花瓣,你是那双眼 | /李晓丹 |
| 020 | 月光琴弦 | /黄洁 |
| 026 | 曾为你把整片天空都看透 | /陈小艾 |
| 037 | 阿 冉 | /徐瑾 |
| 043 | 家有学霸妹 | /鑫诺 |
| 048 | 面 具 | /犬儒 |
| 058 | 少年沈迟 | /鹿奈良 |
| 065 | 心上有蜻蜓翩跹 | /丁立梅 |
| 070 | 小河淌水 | /翁松琦 |
| 077 | 再见,王子 | /南书百城 |
| 086 | 有两个姑娘 | /鹿奈良 |
| 094 | 迷藏游戏 | /RC |
| 105 | 假小子,向前冲 | /春晓 |
| 113 | 朋友圈 | /项天鸽 |
| 121 | 朱丽叶不是女主角 | /卓麻 |
| 130 | 往事如歌,我们一起走过 | /操雨辰 |

- 137 我 们 /吴百川
- 143 月光电车 /郭诗语
- 149 谈恋爱之前谈什么 /李元
- 158 我是你上不了岸的潮 /王书娅
- 171 标 配 /尹杭
- 177 有一段岁月叫初三 /范开源
- 190 透明人间 /Maka
- 198 无爱者自拥 /王若兰
- 214 湫兮如风扰石竹 /金周樱
- 221 冬季暖阳光 /小娃
- 229 星星的孩子 /张曦予
- 235 针心喜欢你 /墨衣清绝



春末十月

王璐琪

一

还未到凌晨五点，廖娟就静静地在黑暗中睁开了眼睛。

她已养成了生物钟，每天这个时间，无论多瞌睡，都能醒来。她洗漱完毕，只用了三分钟。

初秋的清晨空气冰凉，套上母亲缝的夹袄，满是煤油污渍的镜子里面有个目光镇静、头扎两把短刷子、身穿深蓝布褂的女孩。

想了想，她卸下布褂，只穿着手工缝制的小夹袄。

夹袄布面是枣红底色，繁密地开着粉色和白色小花朵。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没人穿这么鲜亮的颜色，心灵手巧的母亲裁了块人人都有蓝布，边角缝了可拆卸的暗扣，小心地把这一方春色藏在粗布后面，既能保护珍贵的花布，又防止廖娟篮球训练时蹭脏。

廖娟爱美，觉得这件衣服被布包着太可惜了，不大张旗鼓地穿，只在跑步的时候漂亮一会儿。

寝室别的同学还在酣睡，她悄悄关门出发了。

天色熹微，操场上空无一人，廖娟走到跑道处，心里默念着——各就各位，预备跑！

什么是各就各位，廖娟不懂是什么意思，但是夏教练每次都这么喊，于是她也这么练。

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透过重重叠嶂，洒在粗砂跑道上时，廖娟迈动鹤一样细长的腿，绕着操场一圈圈奔跑起来，身后腾起一阵呛人的灰尘。

与她隔着操场相望的是学校家属院，一个坐在屋檐上躲避父亲打骂的黑脸少年看到了廖娟，他拍拍屁股上的土，越过灰蒙蒙的树梢，专注地看

着这朵枣红色的花。

这个人每天都来操场跑步，但是距离太远，面目模糊，少年站着看了许久，心想她怎么能跑那么快，红色的小袄如同在飞翔一般，在树影儿中忽闪忽闪。

二

廖娟的体能不是很好，打半场比赛还行，但全场撑不下来。夏教练给她加了体能训练，每天早晨绕操场跑三十圈。

一圈四百米，三十圈一万二千米，一万二千米等于十二公里，也就是廖娟的家到学校的距离。

每月月底，廖娟拎着一网兜馒头或红薯，坐邻居卖菜油的拖拉机到市郊，再步行返校，常常走得浑身是汗，湿秋衣贴着脊背，路过学校门口的腌菜铺子，买两毛钱的腐乳。

腐乳是红油的，老板用小片刀切几块给她封在饭盒里。掀开塑料布的时候，她看到了浅灰色的臭豆腐乳，臭豆腐乳比红油腐乳便宜几分钱，其实她更爱吃臭豆腐乳，但臭豆腐乳味道太大，十几岁的少女，都是爱惜羽毛的年纪，谁也不想举手投足带着一股臭味。

廖娟小心翼翼地捧着腐乳往学校里走，身后一阵清脆的车铃声，一群骑自行车的少年喧闹着超越了她。

“哎哟——那不是臭娟儿吗——”

“臭娟儿，臭豆腐臭娟——”

“臭”字此起彼伏。

为首的一个憨壮的黑男孩喊得最响，廖娟最讨厌他，于是紧追几步，对着他的后脑勺“呸”了一口。

呸完廖娟拔腿就跑，把这几个无聊少年甩得老远，她的两条长腿硬是跑过了两个轱辘。

三

黑男孩比廖娟小两岁，成绩极差，被开除数次，但因为是教师子女，被安插在廖娟班走读。

他有七个拜把子兄弟，前呼后拥一阵风似的刮过学校，总能引起纷纷

议论。廖娟格外看不起这顽劣少年，连衣服都不好好穿，裤腿挽得一高一低，有时候因为打架眉骨上带着伤，还时不时看到他当教师的爸，手持擀面杖，打得他满学校跑。

廖娟也是走读，她小学毕业后因为个子高，被特招进这所重点初中里的篮球队，文化课跟着大家一起上，但是学籍不在这里。

为争取她走读的资格夏教练费了很大功夫，因为村里的小学对年龄卡得不严，廖娟比同年级的孩子大了两岁，以可以上中专的年纪读初中，有点不合时宜，加之她个子又高，在一堆没发育完全的孩子中显得格格不入。

廖娟坐最后一排，黑男孩也坐最后一排，两人最初是同桌，可有一天自习课时，黑男孩突然一个鱼跃，捏着鼻子大叫：“谁踩屎了！”

他狗一样东嗅西嗅，目标锁定了正在写作业的廖娟。

“你踩屎了！”黑男孩唱戏般尖叫着，引起全班一阵哄笑。

“你才踩屎了！”廖娟心虚，早上的确吃了不少臭豆腐。

“没踩屎，那你就是吃屎了！”黑男孩故意尖着嗓子叫，并把自己的桌子搬到了教室另一边。

廖娟窘得恨不得钻到桌子底下去，但生性沉静的她还是稳稳站起来，一甩辫子进了老师办公室，接着，黑男孩以及一批笑得最响的同学鱼贯走出教室，罚站走廊。

第二天，廖娟在自己抽屉里发现一条干巴巴的狗屎。

从此，“臭娟儿”的外号就叫开了。

四

如果直接在食堂买馒头，那就没钱买腐乳了，腐乳不容易变质，廖娟一个月才回一次家，所以她要的下饭小料是要能吃一个月的，腌菜会更便宜，但廖娟长得太快，需要营养。有一年假期，夏教练特意穿着那身飒爽的白色侧面带蓝条的运动服，去廖娟家说了，要给廖娟增加营养。

“十五岁之前必须长到一米七五，不然省里的老师就不收。”夏教练说。

“长到一米七五，就能去省里了，也能解决城市户口？”父亲紧张地问，他抽烟抽得省，烟屁股都要摁嘴里了。

夏教练的脸上突然露出了犹豫的神情，他说：“以廖娟的条件，长到

一米七五，肯定是能够去省里的。但要长到一米七五，现在不行，还差点儿，差一点儿都不行。”他狠狠强调了最后一句。

父亲把没法儿再抽的烟屁股扔到地上，第二天廖娟的腌干菜换成了腐乳。腐乳比干菜多出多少营养呢，廖娟不知道，不过为了这点腐乳，父亲再没抽过烟。

母亲给廖娟蒸好馒头带到学校里，网兜上拴着名字牌儿，第三节下课后送到食堂的后厨，到放学后，就去主食摊的竹笼里找自己的馒头，每周给师傅几分钱加工费。

所以放学铃一响，廖娟就跑到食堂拿自己的馒头，去晚了一些孩子见馒头没人拿，会偷偷拿走吃。

有时候，廖娟吃的是臭豆腐乳，怕寝室同学抱怨，就盘腿坐在学校家属院后面的小树林里吃，这里中午一个人都没有，也不担心熏到别人。

秋天的小树林地上落了厚厚一层黄叶，踩着软软的，好像全身的力气都被吸走了一样，廖娟吃完午饭后习惯枕着老树根睡一会儿，梦里她长到了一米七五，被省里来的老师选走当专业篮球运动员了。

说实话，她并不是多么喜欢篮球，也不愿意这么小就离开家。

她恋家里那两所小砖房，恋田埂上带麦香的风，恋家后面清澈的水塘，也恋母亲养的那条大狗黑虎。可父亲说，人不能总在一个地方活着，树挪死，人挪活，不出去看看，会以为人生的路就是从家门口到村头儿那么远。

父亲年轻时曾去最北的北方当过兵，他曾独自见识过这世界。

廖娟信父亲的话。

五

这年初冬，所有没有学籍的学生都被分到镇上的分校读书了。

镇上的分校距离廖娟家近了一大半路，但因为跟去市里的路线不同，拖拉机不愿载廖娟了，家里唯一的交通工具就是她的两条腿。

从十一月起，廖娟取消了每天晨跑的项目，改为从家跑步去学校。

这段路全是黄土，土路坑坑洼洼，两边有深深的车辙印，中间高高凸起，稍不小心就会崴脚，遇上下雨，廖娟跑着跑着就会摔倒，跌一身泥。

路况差不是最要命的。

这段路程很寂寞。

它不像学校的操场，操场有草坪，有白杨树，偶尔一两只会鸣啼的鸟儿陪着她。这儿是纯粹的野外，粗粝的野外，有的是猎猎的风，有的是令人窒息的安寂。

如果要跑，只能听到自己粗重的、近在咫尺的呼吸声，以及高高低低脚步声。如果走路，陪伴她的只有脚下的影子。

一直以来，廖娟都是孤独的。孤独地跑，孤独地拉伸，孤独地上篮。有时候夏教练一对一地教，生活可以不那么单调。

搬到镇上后，夏教练每周才来给她上一下午课，平时就靠自觉了。

她时常在午休时在残破的篮球架下运球、跳跃、投篮。高高的白色日头照着她的身影，倔强的一个剪影刻在泥巴地上。累了瘫坐在地上，孤独化作一股疲倦的白气，轻轻从嘴里呵出。

不知不觉，天就很冷了。

一天体育课，廖娟正在给同学示范三分球，班主任气喘吁吁跑到操场，火急火燎拉着廖娟就走，“夏教练让我捎口信，省里来了人，正在市里学校选运动员，只此一天，让你快回家带着户口本去报名。”

廖娟书包也来不及收拾，拔腿就往家里跑，她觉得，那段无人的路从来都没有那么长过，也头一次觉得，自己的两条腿原来也是有局限的。

六

卖菜油的拖拉机依旧把她送到市郊，已是半下午，她央求拖拉机很久，送了他几个家里种的柿子，他也不愿再送。

廖娟一横心，只能再跑。

知道这样不好，之前回家跑了一路，消耗了很多体力，因为激动，午饭就吃了一个柿子，现在再跑，她怕一会儿面试不过。

跑了两步，两辆自行车追了上来，左右堵住了她的去路。

是好久不见的黑男孩，带着他排行老四的弟兄。

“今天有急事，没工夫跟你闹，滚开。”廖娟心烦意乱地说。

“知道你有急事，夏教练让来接你，谁知道你这个态度，切。”黑男孩说着蹬着自行车要走。

“真是夏教练让来的？”廖娟攥住黑男孩的车篮。

“还能有假，我们能有那么好心帮你？！”老四在一边煽风点火。

黑男孩示意廖娟上自行车后座，廖娟没好意思让他载，一把把黑男孩

推了下去，骑了他的自行车就往学校的方向飞奔而去。

远远看到夏教练在学校门口站着招手，廖娟激动得手心都出汗了。门口张灯结彩，还停着几辆加长的大巴，应该是省里来的。

“怕你今天赶不过来，还好赶来了，快去操场。”夏教练依旧身着英气的运动服，心情也很好，领着廖娟大阔步往操场去，“哪来的自行车，放门口。”

“这不是您让……”廖娟忙把自行车放倒在学校门口的车棚里，跟着夏教练往里走，还没说完，看来夏教练对自行车不感兴趣，嘴碎地打断了廖娟的话。

“户口本带了没？”夏教练问。

廖娟慌忙递上去。

夏教练翻到廖娟那一页，眉头有点皱，干咳了一声，“这样，一会儿老师问，你就说年龄瞎报的，你今年十三岁。”

廖娟不明白，但不敢问，只得听话地点了点头。

七

操场上围满了人，廖娟不由得怯了几分，面试的有不少外校学生，个子看上去都比廖娟高，省里的老师统一穿着运动服，有的站，有的坐，还有几个下到场里跟学生交手。

夏教练带着廖娟钻过重重人群，走到桌子搭的主席台一角，小心翼翼地笑着喊坐在最外面跟人说话的男老师。

“刘教练……”连叫了三遍，刘教练慢腾腾回了头。

夏教练把傻站着的廖娟往前推推，“这就是我跟你说的廖娟，廖娟，喊教练。”

廖娟机械地喊：“教练！”

刘教练忙摆手，“别，别，我还不是她的教练。”说罢上下打量着廖娟，“小李，你带她下去过几招。”

站在不远处的一个女老师走过来，从地上捡了一只篮球，冲廖娟摆了摆手。

“别紧张……就像咱们平常训练一样……”夏教练附在廖娟耳边悄悄说。

明明是十一月底，几乎是冬天的气候了，廖娟却热得开始浑身流汗，

夏教练的态度让她紧张。

一直以来，夏教练在她眼中是神一样的存在，他高大、沉着，花白的头发衬着那身时刻平整崭新的白色运动服，显得气质不凡，时刻给人踏实的感觉，无论廖娟参加什么样的比赛，只要夏教练在场边站着，她就如同吃了定心丸。

但今天，她觉得夏教练变了。

今天的他显得瘦小、干瘪，就连那身闪闪发光的白色运动服都比省里老师们的衣服旧了一成。

她哆嗦着截下女老师的球，尽管动作比平时赛场慢了半拍，但还是看到了女老师欣喜的表情。

“再来。”女老师继续运球。

廖娟灵活地从左边靠近她，女老师下意识护着左边，她做了个假动作，身形一晃，从右边掏走了球，连运两下，一个三步上篮，跳跃的时候就知道这个球进不了了，手腕僵了一下，球打偏了。

刘教练招手让她们回来，“打得还行，上称！”

廖娟脱了鞋，上了称，女老师帮她量。

“一米七四点三。”女老师报数。

“哎哟。”刘教练哎哟了一声，自己上去看，并正了正廖娟的肩膀，可廖娟没有增高一毫一分。

刘教练把几个老师都喊来，几个人围着廖娟横着量，竖着量，卷尺皮尺标杆尺等等都试了，反而还没第一次量的高。

刘教练叹气，“可惜了！”翻着廖娟的户口本，看她的资料，“多大了？”

“十五。”

“十三。”

她与夏教练同时报出了不同的数字。

夏教练暗地里碰了她胳膊一下，廖娟心慌了，慌得想呕吐。

她忘了刚才教练交代的了，也正是此时此刻，她才明白教练的意思。

“是这样的刘老师，她这个生日是假的，乡下孩子都是按虚岁算，她周岁其实才十三，还能长个子的，您就通融一下，带过去吧，孩子只要能吃饭就能长个子……”

“哎，老夏……”刘教练笑了，笑得很暧昧，“长不长不是你说了算的，最低标准她都没达到，女孩子长个子早，谁知道骨缝愈合没……”

夏教练把刘教练拽到一边，几个人叽叽咕咕，廖娟从夏教练的表情上

猜出，自己八成是没戏了。

八

廖娟练了三年多篮球了。

三年多，到明年春天，就四年了。

她木然想着，慢慢从看热闹的人群中走出来，终于理解了朱自清的那句话：热闹是他们的，我什么都没有。

当初学这篇课文的时候，她只觉得文笔不好，即使老师让背诵，背会了也从不回味，此时此刻，这句话突然冒出来了。

因为活动开了，加之紧张劲儿还没过，她只觉得热，就脱了外面的夹袄，只穿着黑毛衣。夹袄在手里拿了一会儿，觉得手脚没地方放，复又穿上。

走到学校门口，茫然不知往哪个方向走，看到车棚里倒着的自行车，走上前扶起来。黑男孩带着老四刚赶到，他从老四的车后座上跳下来，急急地问：“面试完了？”

廖娟点点头。

“选上没？”黑男孩问。

选上没。这也是廖娟自己头一次思考这个问题。

没人告诉她要选什么，怎么选，选上了能干什么，三年多来，她听父亲的，听教练的，一心想着要去省里篮球队，解决城市户口，每天天不亮就起床跑步，吃豆腐乳，长个子，长得那么辛苦也没能超过人家的最低标准。

廖娟摇摇头，落泪了。

“没选上！”黑男孩居然长舒了一口气，“真好！”

廖娟听了只觉得刺耳，她正伤心，他倒说没选上好，一时间积压了许久的怨气瞬间爆发，她用力推了一把黑男孩，然后两个人当街打了一架。

这场架打得时间之长久之之轰动，据老四说，从那以后，他们几个再没敢叫“臭娟儿”这个外号。

第二天，当带着伤的黑脸少年高高站在自家房檐上时，他又看到了那件红色小袄，小袄在这冬日的清晨飞奔，绕着操场一圈又一圈，她的背景是灰蒙蒙的墙，雾蒙蒙的天，那抹鲜艳的红，就像在水面打转儿的花儿。

他知道，那是廖娟又在为了能长到一米七五而努力奔跑了。

（《少年文艺（上海）》2016年第5期）



四季是花瓣，你是那双眼

李晓丹

十年后的春天，我再次走进落英缤纷的中学校园。

我们的学校叫作育樱中学，顾名思义校园里种满了樱花，以春季雪一般盛开的樱花闻名。而我来到这里是为了见一个人并得到一个十年未解的谜题答案。

校园像十年前一样樱花飞舞，似乎连空气都是粉红色的。只要轻轻呼吸仿佛就能感到满满的甜蜜味道，心情也变得温柔起来。毕业那天班主任微笑着说，都说从育樱毕业的学生都是最温柔的人，希望你们无论过去多少年都能保留这份温柔。因此十年前在这个布满温柔花树和温柔的人的地方，怒气冲冲地出现在陆樱其面前的我一定看上去格外古怪，所以那时他的眼睛才会睁得那样大吧。

初中毕业那年的四月，樱花也是如此温柔而热烈地盛开着。学校举办了一个摄影比赛——寻找校园里樱花最美的地方。即使是被称为竞赛狂人的我也觉得这是我见过最无聊的比赛，没想到会有那么多无聊的人参加，特别是我一向瞧不起的那些文艺社团的家伙，只有他们会把那么多念书的时间放在这种没意义的事情上。

现在想想最奇怪的人应该是我才对，那时的我最喜欢的东西是考试和比赛。准确地说，我喜欢赢。初中所有的课余时间我都在数理化生等一系列竞赛培训班里忙碌着，初三上学期代表学校参加了各种竞赛，得以免试直接升入育樱高中部。原本我对这种比赛是完全看不上眼的，但因为我损失了中考这样一个重要的比赛机会，所以姑且用这个比赛打发一下时间。顺便也让以我同桌诗音为首的那些文艺爱好者看看，就算是念书外的方面他们也不是我的对手。

我如此自信是因为我知道一个所有人都不知道的秘密地点，那就是只

有我这个学生会会长才有钥匙的学校阁楼。这是学校最高的地方，春天从这里看见的校园就像一个温柔流动着的粉色海洋。我出现在阁楼的原因是我没有朋友，又不想被人看见一个人吃饭，所以中午总是独自躲在那里看书。我喜欢一个人待着，只是看到那一大片花海的那天我惊喜地说了“好漂亮”，旁边却没有人回应的时候，感到有那么一点落寞。

我信心百倍地把照片附上说明交上去，期盼着比赛结果出来。结果两个星期后我望着走廊上的成绩公示傻了眼，我的名字第一次和第二名连在一起，而第一名是一个叫陆樱其的家伙。

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尝到失败的滋味，怎么也不相信自己会输的我打听到这个陆樱其是美术社的人，便气急败坏地去找他。

隔壁班的学习委员看到我便迎出来：“晓落，你是来帮我送月考成绩单的么？”

“不是，”我皱起眉头，难道我的名字就只能和成绩联系在一起么，“我找陆樱其。”

“你找他有什么事？”她目光微妙地在我手上划过，仿佛在确认我有没有拿着情书之类的东西。

“关你什么事，他在哪儿？”我最讨厌别人这样打量我了。

“中午时间他都不在教室，”她也看出了我的不耐烦，终于肯认真回答我，“大概在樱林的某个角落睡觉吧。”

“他长什么样子？”

“你居然没见过？”她先是吃惊，见我脸色不好便改了口，“是个很漂亮很安静的男生，不太爱说话。”

我连谢谢都没说就走了，同时对她的表述能力感到可笑。漂亮？安静？这种模棱两可的词对找人有什么帮助，更何况樱林占了整个学校三分之一的地盘，凭着这样的线索能找到人才怪呢。怪不得同样是班上的学习委员，一个是年级第一名，另一个却排在二十名开外。

可很快我便收回了这个想法。因为凭着她给我的线索，我找到了陆樱其，而且一眼就认出了他。

漂亮、安静，这确实是模棱两可的词语，可是陆樱其却把它们变成了唯一。

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个春日的午后，在樱花簇拥成的粉色的巨大云朵下面，一个身着白色衬衣的少年像猫一样慵懒地躺在树下的长椅上，手上捧着一本翻开的书，轻轻闭着眼睛。他周围的空气是那么安静，被樱花染成

粉色的空气触到他的瞬间又重新淡到透明的颜色。

这是很久之后，学会了一点点温柔的我回忆起和陆樱其第一次相遇才能感受到的事情。而那时只看得见自己挫败感的我，冲上去对着他的脑袋猛拍了一下。

被吓醒的陆樱其一脸茫然和震惊地看着我，仿佛面前出现的是罕见的怪兽。

“你就是陆樱其？”我凶巴巴地问。

“你……是谁？”他疑惑地看着我，大概从没有人对他做过这样粗鲁的事情。

“你不认识我么，”我皱起鼻子，“我是黎晓落，年级第一名黎晓落。”

“听起来很厉害的样子，可是我真的没有听过，”他歉意地笑笑，“那年年级第一名，你找我有什么事么？”

“我是来问你比赛的事的，就是那个寻找看得到最美樱花的地方，”我不甘心地说，“比赛结果出来了，你得了第一名。”

“是吗，谢谢你来告诉我。”他笑得云淡风轻，仿佛这个结果完全不出所料。

真是目中无人，我压住火气问道：“那个地方在哪里，你可以告诉我么？”

我一定要找出那个地方，证明他赢得有多侥幸，证明比赛结果只是老师的一念之差。

“对不起，我不能告诉你。”他想了想说。

“为什么？”

“因为，”他露出和刚才完全不同的狡黠笑容，“你现在挫败的表情真的很有趣。”

“你……”我恼羞成怒地离开了。从那天开始，我每天的课余时间不再忙着钻研功课，而是在校园每个有樱花飘过的角落里寻找着。我发誓一定要找到陆樱其看见的那个地方，因为我绝不甘心就这样输得不明不白，而且在我黎晓落的字典里，从来就不存在无法解开的难题。

然而到了樱花落尽的六月，我依然没有解开。我每天中午都到樱林的长椅去找陆樱其，告诉他我找到的各种地方，而那些答案全部被他否定了。我正怀疑他是不是在耍我，他却打着呵欠抱怨起来：“你能不能换个时间找我，托你的福我已经两个月没睡过午觉了。”

“那你告诉我不就好了，”我撇撇嘴，“你说了我保证再也不出现。”

“这样吧，”他想了想说，“我出一道题目，如果你答对了我就告诉你，如果答错了，你就答应我一件事。”

“什么事？”

“任何一件事，虽然我还没想好。”

“我拒绝。”谁知道这家伙在打什么鬼主意。

“这样啊，”他耸耸肩膀，“说什么年级第一名，原来不过如此。”

“你说什么！”我瞪圆了眼睛，“不就是题目么，你出吧，随便出！”我就是这种明知是激将法，也会为了面子义无反顾跳进去的人。

他微笑起来：“那我就出道数学题吧。”

我心中窃喜，已经将高中数学都自学完的我绝对不会被这种人的题目难倒。

“你看过《秒速五厘米》么？”他问。

“那个关于樱花的电影么，我看过。”

“那么我要出题了，”他笑了笑说，“如果樱花落下的速度是一秒钟五厘米，那么一分钟落下的距离是？”

“三米。”我脱口而出。

“一小时呢？”

“一百八十米。”这种题目居然想难倒我。

“那么如果一片花瓣一个小时才落到地面，请问它是从多高的地方落下来的。”

“一天是24小时，所以是四千三百二十米。”

“不愧是年级第一名，”他拍手赞叹道，“那么如果是一年呢？”

其他人也许会被难住，但对我这个口算高手来说完全不是问题，我得意地说出答案：“一百五十七万六千八百米，怎么样？”

他摊开手：“很遗憾，答案错误。”

“不可能，”我拿出纸写给他看，“一年是365天不是么，也就是365乘以……”

“你的数字没错，”他又露出了那狡黠的笑容，“如果樱花一年四季都开放的话。”

我目瞪口呆地看着他，居然上当了。

“别这么沮丧嘛，”他拍拍我的肩膀，“作为安慰，我把那个地点告诉你好了。”

“真的？”我遭受了一连串挫败后总算还是有补偿的。